



官板
純正蒙求

純正蒙求



字為茂



胡雲峯小學蒙求序

孔廣文衍有序序註
所當力遂一居孔地處
萬三五百家為家

古者聖人教人設司徒典樂之官王宮國都家塾術序
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為教至詳也禮經所載況已
闕遺至後世則大謬方當佩觿之年父師所以教之者
不過對偶聲律之習所以期之者不過科舉利達之事
下種不嘉受胎不正已在斯時拱把之不養安得桐梓
之可愛萌蘖之不獲安得牛山之不濯濯耶無惟乎學
術日陋人才日卑風俗日不古也蒙求之書先儒為之

小學序司
從之戲曲莊
之也註書
自序曲白切
沙似司徒
教教五教
在書又
曰愛命也
曲學教書子
詩童子佩
觿也象
爵力之所
以能結成
人之佩非
也

者凡數家矣。吾邑雲峯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爲一篇名曰純正蒙求。彷彿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雖其綱不出明倫立身接物三者。而蒐葺之力勤矣。所以爲養蒙作聖之功宏矣。余閱之累日。曰說若稽古至三萬言。不若作此編記道傍碑。不失一字。不若誦此編。世之劬於著書者多矣。未若此書有益於世教云。同邑吳遜齊序。

純正蒙求叙

胡雲峯先生著書號純正蒙求。本易蒙卦繇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或疑聖人以師道自尊。非也。我求蒙蒙之所得者已淺。未若蒙求我蒙之自得者深也。天下之可以告蒙者。獨此乎哉。求也者及也。因其所可及者告之也。告之以其所及。則其所及者及矣。其所不及者。我雖不告。蒙自及之也。告之以其所不及。則不惟不及者不能及其所及者。亦不精矣。荀卿子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響。響也者。

我可以告彼。可以受者也。我可以告彼。不可以受。則君子不告。告則瀆蒙。瀆蒙不亨。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因其所及。而及之也。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因其所及。及其所不及者也。故夫孔子之善教人也。如此。今天下以言告人者。書也。自六經以還。諸子著書。其醇者無幾。思孟下而有伊洛。伊洛下而有紫陽。紫陽下而有雲峯。雲峯之書。則諸經纂疏。其大者。至如此。書首以發蒙。蓋亦量學者之所及。其於道爲舉一隅。開之。以其途。而速其將至者耶。故謂雲峯於諸經纂疏之外。又有蒙求。猶夫子於六經之外。有孝經。朱子於諸經章句之外。有小學也。今使學者讀六經。而不先四子。讀四子。而不先孝經。小學。則吾無乃懼其瀆矣乎。夫孝經小學。蓋與六經四子行之久矣。先生之蒙求。猶藏爲胡氏之私物。非闕典與。予弟潢之入閩也。從三舅宗器氏得善本以行。乃命刻于建陽書窟。而附以予之謬說。以告讀是書者。咸知其所已及者。而勉乎其所未及者。可也。嘉靖辛卯長至日。後學潘滋拜書。

童

卷者曰卷編次者曰秩

純易乾卦曰純粹精也疏云純粹不雜也蒙求又蒙卦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子本是我曰蒙幼祖而蒙昧也又易會通曰稚而未運曰蒙蓋增句曰可舒

純正蒙求卷上

範也教人以道者之稱也禮文王世子以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新安胡炳文

撰

蒙學宜擇嚴師故以師儒之教為先師雖嚴

父母溺愛不可也故父母之教次之教在父

師學在我故勤學又次之然學莫大於明倫

故列五者之倫而於父子加詳焉

朱子蒙訓呂氏齋規

師儒之教

宋子朱子名熹字仲晦謚徽國文公嘗作訓蒙五篇

名童蒙須知大畧一要身體端整衣冠鞋襪潔淨整

鞋襪說上
曰便衣夕

五者之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長幼有序
詩古訓是式

論語子不語怪力亂心

不靜也喧囂也又獲也

齊一一要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一高聲閑鬧浮言戲笑行步端正不可疾走跳躑一三要居處之地常掃拭一几案文字筆硯常嚴肅整齊四要讀書字字響亮心到眼到口到寫字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五於雜細事宜皆要謹慎

孝經大至曰孝
身從先省
從子子在先
傷於而不順
非孝也
子在
子下而不
順也

宋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謚成公齋規首章云凡與此集者以孝悌忠信為主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與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伯強端坐陽城斥歸

我思我思
言固校也

宋焦千之字伯強嚴毅方正呂正獻公公著延之教子諸生小有過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竟日夕不與語俟恐懼伏方畧降辭色時滎陽公希哲方十餘歲內則父兄教導之篤外則伯強師訓之嚴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無賢父兄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唐陽城字元宗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講
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使歸簡孝
秀德行者升堂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
忻忻別本作斤斤明察也皆有法度

文潛古句武侯家書

父母之教

宋張耒字文潛作古句戒子序云比鄰賣餅兒每五
鼓未旦即遶街呼賣雖大風嚴寒時刻不少差也有
所警別本無有示錡詩曰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
鼓聲又絕捧盤出戶歌一聲市橋東西人未行北風

此句在卷一

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卑志當堅男
兒有求安得閒

蜀丞相諸葛亮字孔明謚武侯家書與子瞻云夫學
湏靜也才湏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
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
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又云若志不強
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
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湏字在卷一
慢字在卷一
怡字在卷一
之字在卷一

柳親和熊孟母買猪

張陽
軍行
其少
其少
其少
其少

唐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常令粉
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俾諸子永夜讀習含之以資
勤苦

孟子少時問其母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
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乃買猪肉以食之

君實枕圓純仁帳墨

勤學之功

宋丞相司馬溫公光字君實刻苦好學以圓木爲警
枕少睡則枕轉而覺又起讀書

宋丞相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晝夜肄業置燭
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持
以示諸子曰此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

仲淹蠶莖承叔荻畫

宋參政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與友人在長白山
讀書日煮粟米粥一器俟冷劃爲四塊斷蠶十數莖
拊汁半盂早晚煖而啖之如是者三年

宋參政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四歲而孤母韓國夫
人親教公讀書貧甚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見

其創
使取於糖法
詔揚州上諸
其創
使取於糖法
詔揚州上諸
其創

輒成誦比成人舉進士

橫浦辭衣徂徠却食

宋橫浦居士張九成字子韶幼苦學隆寒衣食不給鄉人有以襲衣送者公辭之曰士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道喪工夫安在

宋徂徠先生石介字守道王濟聞其困窮苦學餉以盤飧公却之曰甘脆亦某所願也將何以繼乎朝飧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賜

安中精專延平融釋

宋黃履字安中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誦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百遍夜誦子書三百遍每誦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宋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朱夫子師也常云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文公云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是他經歷來所以說得如此分明

仲車嚴謹伯達整齊

宋節孝處士徐積字仲車事母嚴謹非大故未嘗去

父子之倫

僕頭月取
帝所製衣
皆中其節
以僕頭乃
名焉

其側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曰見貴官尚必具
公裳朝夕見母乃不具公服乎一日母在外家僕頭
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如此旬日雖屢笑不易自是
至老彌恪且曰已之行敬自此始

魏司馬朗字伯達父防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坐
不敢坐不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其整齊如此

顧悌設几夢孫更衣

吳顧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為偏將軍每得父書
整衣設几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畢復再拜或疾耗之

純忠也
謂也

問至則臨書垂泣聲更哽咽

南唐江夢孫事繼母且則冠帶溫清親具侍膳畢退
更常服力操耒耜暮歸更衣侍膳乃退就庠序時號

緝紳先生

緝紳先生
緝紳先生
緝紳先生

仲由藜藿季偉蔬飯

仲由見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親老家貧不
擇祿而仕昔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南遊
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
得也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子曰由也

左傳六十
有六解也

且

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東漢

東漢慕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

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

寓宿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

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就

學

跪危也季
謂雨陰者
也元若
脚而抽宅
者乃坐伸
腰乃股而
再危者乃
跪困於而
益致其恭
以頌著地
力拜

姜詩供鱠戴良效驢

東漢姜詩字士逸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得

時還母渴責詩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如是久之姑恠問鄰母具對姑

慚感呼還恩養愈篤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力

作供魚鱠呼鄰婦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且

輒出雙鯉常供二母膳

東漢戴良字叔鸞性至孝其母每聞驢鳴則悅良常

效之以悅其母

伯瑜悲泣志寬痛苦

韓伯瑜有過母杖之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而受之

驢馬耳
長馬也

伯仲叔季
元曰伯仲
日仲皆序
也

旦

犯栽松。我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猛獸殺鹿，至犯所。我悵快埋鹿，猛獸即至前，自撲死。我及嘆而埋之。後樹木滋茂，立宅墓側，奉亡如存。鷹雉同棲，獸鹿擾于庭。

死者埋之，此其所以為之也。春分。

王哀泣雷許會號雨

王哀字偉元，痛父儀以非命死，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所，曰：哀在此。許伯會母喪，負土成墳，野火將逮，坐樹悲號，于天俄

天子謂徵也。曰辟。

雨火滅。

陳烈晦朔孟詵至分

孟詵方至，介特也。物之趨曰特，默在焉曰介。

宋陳烈字季慈，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失恃，怙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壯，迨老奉享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

夏至冬至春分秋分。

宋孟詵家祭儀，每用一至二分。司馬溫公云：今仕宦者職事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

禮樂忘子先農

考亭祭奠稚圭拜墳

朱夫子號考亭戒子塾云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祭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又曰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君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祭奠一樣以盡吾

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少有隆殺回荆楚歲時記云至辛酉年即有疾風是而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一日

宋丞相魏國韓忠獻公瑞字稚圭寒食親拜一墳因

作詩曰春色清且明節盛一百五寒食遵遺俗撥火

霽新雨非才忝國恩因病得吾土何以知殊榮此日

奉宗祖芳香達孝誠優若待容語禮成無一違觀者

競如堵

祀祭三我祭於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後一儼然彷彿之

丁蘭木像寇準錘痕

設同シシコナレ

丁蘭事母至孝刻木像母事之蘭妻悞燒其面應時髮落如割遂放其妻大哭不止

宋丞相萊公寇忠愍公準字平仲少時不拘小節愛

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稱錘投之中足

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

張敷存扇劉恕聞鈞

阿ニヨラスアトクナナリ

神

易感卦天
地感而動
人感心而
天下和平

張衡曰
御氣以鈞
與帝有祥
吉

南史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有感慕之色十歲求母

遺物惟得一扇乃緘藏之每至感思開箚流涕

宋劉恕字溫叟父名嶽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

內宴聞鈞奏號泣不已謂若非君命不敢至此

范宣捧手樂正傷足

晉范宣字宣子幼時悞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

耶曰不足為痛但受全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禮記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人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夫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

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始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

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劉歆知意景初惟欲

南史劉歆奉母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需口未及

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

歆若狼狽也生子或欠一匙者相附而行則願故特慮謂之狼狽

禮記凡死為人之子禮冬之溫而夏

宋晏敦復字景初性至孝居官時晨必問安後出理公事晝則親饋饌畢乃敢退食夜則溫清俟寢定乃敢退休于私室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而驚或出遇雷必馳歸而問母疾躬治醫藥通夕不解帶雖老服勤不替所得祿盡以奉甘旨惟母欲觀意承志不待言而行

趙槩郡封曾參吏祿

宋參政趙康靖公槩字叔平會郊祀進階封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曰方為學士封擬不

說之爵祿從之也從之也從之也從之也

久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為榮許之

子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推牛而葬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有喜色非

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

官焉堂九尺傳百乘然而北面涕泣非以為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

朱泰遇虎睽子群鹿

宋朱泰家貧事母至孝嘗憇足山中遇虎負去泰瞑眩行百餘步忽醒呼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

至性也公喪我路情未而歸臣或路五年傳來宋他少年

虎忽棄之，泰疾走以免。

睽子嘉夷國人。父母年老喪目。睽子孝養甚至。時亂取木不得，乃衣鹿皮，隨群鹿往山中取水。遇君王出獵，射中之。睽子哀告曰：「一箭殺三人，父母年老無目，無人侍養，言訖而死。」君王憐之，乃取其父母供之。

顏含蛇膽修之石莖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親及兩兄繼沒，嫂樊氏失明，藥須蚺蛇膽。備求不得，憂歎累時。忽一童子授以青囊，開視之，蛇膽也。童子出戶，成青鳥飛去。

理雅軒蛇尾
丹無鱗之身
有斑文如故
暗指縹緲以望
行地常俯其
首瞻隨日轉
上旬近腹中
在心下旬近
尾

北史梁彥光字修之，少岐嶷。父謂所親曰：「此兒風骨當興吾家。」七歲，父篤疾，醫云：「餌五色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王祥雀炙查道魚羹

晉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謹恭，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

謂粉餅也
餅讀曰餅
則先屬米
為粉然後
浸之

宋查道字湛然母病思鰕魚羹方冬苦寒無有市者道泣禱於河鑿冰脫衣以取之得鰕尺餘以饋母疾遂愈

（文）月寒寒毒久食降心下煩熱

長盛得董叔謙訪藤

昭因丁公用有效因以得名即南子藤也（文）辛溫無毒（主治）金瘡癰疽疔毒凡血神衰弱起陽強腰脚膝痺瘦白（逐）冷氣（排）凡邪（煮）汁服（冬）月浸酒服（煮）汁服（上）氣（軟）嗽

董、烏、靈、江、東、呼、為、董、有、毒

晉劉殷字長盛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累日殷時九歲問而知之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深重不能奉養皇天皇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聞人止之收淚視地有董生焉

南史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求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差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遙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來意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不見依法為酒母病即愈

文貞兔擾支漸鳥鳴

唐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沒自傷不得養親即穿

壙為門晨夕洒掃廬墓側喑默三十年家人有問畫

文以對會官改新路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

孔、檀、弓、而、子、葬、者、也、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涕有甘露降瑩木白兔馴擾

宋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慕躬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鶴徘徊松上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漸每哭鳥亦悲鳴久之有群鳥翔集中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鳥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

伯子存心諸葛盡力

君臣之倫

宋子程子名顥字伯淳諡純公號明道先生嘗曰苟存心於愛物自一命已上皆可以行志及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某嘗愧此四字

鞠躬儀也
執圭門鞠
躬正身如
矢之

蜀諸葛孔明為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出師表云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君行不欺知節大直

額在李
何也

宋李潛字君行虔州人入京止泗州其弟子請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易) 蹇卦 蹇 難也 險在前也 又 主臣 蹇 蹇 涉 蹇 難而往 蹇 蹇 故曰 主臣 蹇 蹇 之也

宋馬知節字子元遇事蹇蹇未嘗顧憚王欽若丁謂

丁未(寒)東封泰山西祀在士於沂陰

用事每廷議輒面詆之嘗從天子事真宗東封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蔬食不易旦等再拜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下一人旦等與臣同次舍三日以無不私食肉於是旦等復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范文正公嘗稱之曰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

張觀四字堯俞三德

取人性格曰科家

宋張觀為參政劉安世初登科與二同年謁之請教公曰某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一後生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如何曰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前漢成帝絕初生并緡錢一註緡錢也以其貴錢

宋傅堯俞字欽之性淳厚與人語惟恐傷之至論事上前無所回隱左右為懼公益安徐不見聽不已平且自奉甚約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錢也公竭貲且假貸償之卒不辯溫公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邵堯夫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耳

仲偃仰天杲卿罵賊

宋劉幹字仲偃嘗守真定虜入真定父老號曰劉資
 政在鎮豈有此禍虜益知其名未幾為虜所執欲用
 之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名其親信謂曰虜欲用
 我我有死耳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縗自縊燕人
 雜然嘆曰劉相公忠臣也

羯地名
 上營武
 鄉羯室
 晉句別
 部入居之
 後因号
 为羯

唐顏杲卿性剛正安祿山反杲卿守常山日夜拒賊
 糧盡矢竭被執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羯奴耳天子何
 負於爾而反我唐臣恨不斬汝以謝上臊羯狗何不
 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諸橋柱而尚之音字本別肉至其比死罵不絕口
 賊鈎斷其舌杲卿猶含糊而絕諡忠節

王質子產張詠孔明

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百
 餘人喜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
 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置之死而反
 喜乎宗且慚服悉緩其獄大稱曰君子人也權知荆
 南府民有訟昏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
 以俸與之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饑寒爾公憐而取
 已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後禮上各礼
 註
 上野妻之礼
 以昏為期
 一因而各異
 必以昏者
 陽信而後
 未日入
 三商乃昏

高王孫賈
從王孫賈
苦而不
王行其
曰於朝
而曉來
則倚而
改之云

宋張忠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嘗曰事君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守成都賊黨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自首拘其母不出拘其妻即來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一日見吏抱小兒廊下戲小兒怒批其父公曰幼已如此長豈不為亂殺之公用法之嚴大抵似諸葛孔明孔明與公遺愛在蜀今皆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龐籍畏法孫沔盡誠

宋龐籍字醇之精於法令嘗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為輕重耶

宋孫沔字元規自謫官起復往見杜祁公乞一言自勵公曰為吏當盡誠以行事不在生事也孫頓首奉教

中立德業萬福威名

唐裴度字中立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必問度年今幾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及沒天下莫不

早朝立事
後亦發
文亦

思其風烈

唐張萬福字正已及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云先帝改爾名正已者所以褒也朕惟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不曉是卿復賜舊名萬福馳至洞口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

狄張取日巡遠守城

唐武后登寶位寵幸二張易之昌宗唐宗室誅戮殆盡中宗幽廢房陵狄仁傑張柬之中憤激切挽回天日晦庵有詩云向非狄張徒誰辯取日功

唐高宗

唐張巡與許遠同年生遠日月後於巡呼為兄尹子奇攻睢陽巡日中二十戰氣不衰七日食盡救兵不至巡出愛妾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遠亦殺童奴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圍益急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巡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眾俱執死之昌黎韓愈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增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不亡其誰之功也

在傳此公
七年子之言
思有以爲
乃不為馬
張氏其傳
後序語
一作滋

魯人閉門顏叔秉燭

夫婦之倫

魯柳下惠姓展名禽遠行夜宿都門外時大寒忽有
 女子來託宿下惠恐其凍死乃坐之於懷以衣覆之
 至曉不為亂魯有獨處室者鄰有媵婦夜暴風雨室
 趨而託之魯人閉門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皆
 幼不可納婦人曰下惠煦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
 其亂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
 學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善哉欲學下惠者未
 有似於此也

初禮記云
 生十年曰幼
 幼(疏)幼者
 自如生九時
 故禮記云
 名者三母力
 名者三母力
 知思是十
 九以前為知

禮記云
 地以之為
 地以之為
 地以之為
 地以之為

魯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有一女子投
 之叔子令女子執燭燭盡破屋以繼至明無二志
 張湛矜嚴何曾整肅

莊以持已
 曰三行

東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
 雖遇妻子若嚴君然三輔以為儀表
 晉何曾至孝閨門整肅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
 正衣冠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酢酌既畢便
 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三輔郡名
 送侯宗也
 左馮翊
 右扶風

令女截鼻房妻剔目

魏曹文叔妻夏侯氏名令女文叔早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截兩耳爲信及曹氏盡死彊迎以歸冀其意微沮使人諷之令女復截其鼻或謂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乃自苦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疾瀕殆謂曰吾病革子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氏泣入幃中剔一目示無他志會玄齡愈遂禮之終身

盧氏冒刃郢郡刲肉

唐鄭義宗妻盧氏事舅姑得婦道常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徃至姑側爲盜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尙相救姑可棄乎萬一遇禍豈宜獨生

王武子河南人爲國受禦未廻其妻至孝奉姑姑患疫疾甚醫云食人肉則差遂割股肉食之病卽愈河南尹聞奏封母安國夫人婦郢郡君

姚雄嫁女廷式娶妻

宋姚雄爲將時。女議嫁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死。妻子淪落。後姚雄以邊帥赴闕。呼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其從來。嫗曰。昔良人守邊。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自給。姚曰。爾尙記形容否。曰。不復省。姚曰。雄是也。女自許。嫁後不與他族。日望婿來。豈以父之存亡爲問耶。嫗咽泣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畢婚禮。

宋劉廷式字復之。本田家。約鄰翁女爲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訪鄰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廷式又申前好。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及死哀甚。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哀從何生。愛從何出。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范公焚幔樂妻趣機

宋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或傳婦有羅幔。公曰。綺羅豈幃幔之物。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

火于庭。

漢樂羊子遠學。一年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引刀趣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絲累而寸。寸累而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捐失前功。稽廢歲月。夫子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孟光荆釵少君布衣

孟光女名字德耀。壯肥而黑。擇對不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

而鴻不答。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荆釵布裳。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鴻家貧。賃舂於臯伯通廡下。妻每饋食。則不敢仰視。舉案齊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以賤妾侍巾櫛。旣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舅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安定遺訓橫渠戒辭

宋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云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者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宋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諡獻公作女戒九章付十八娘盈適呂氏其辭畧云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儉克勤爾順維何無違夫子無然皐皐無然訛訛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無非無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

楊津授魁仲郢端笏

長幼之倫

北魏楊津家世淳厚並敦義讓椿津兄弟相事如父子有美味不集不食旦則聚於廳堂其間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

斜不至津不先飯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及津爲泗州刺史得嘉味未寄不先入口

唐柳公綽有家法諸子仲郢皆束帶定省于中門之外公綽卒事公權如父每見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時道遇公權必下馬端笏立公權暮歸必束帶迎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少改

庾袞序行劉璉拱立

晉庾袞字叔褒爲弟子植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出次于外袞獨不去父兄力強之曰袞性不畏病親自扶持晝夜不息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兄瘞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之所不能守行人之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信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南史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不答下床着衣拱立然

染後也

後應。獻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以道表叔彥博父執。

宋晁以道盛文肅公外甥。洪炎王父祖母亦盛氏甥也。以道於王父爲尊行。一日邂逅僧寺中，王父謂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及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表叔，何丈人之有。王父謝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及叙，故耳。○以此知遊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鈴椎方能有成。

宋韓魏公琦留守，李稷爲漕，頗慢公。俄文彥博爲留守，云稷之父綯我門下士也。稷於予爲父執，聞慢魏公，必父死失教，吾視稷猶子也。當庭訓之。及謁見，久之，公着道服出，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如數拜之，器資受拜，仲長問候。

宋彭器資名汝礪，居鄱陽。錢尙書爲洪州職官，緣事見之。值月朔，衣冠數十輩來設拜，彭受不辭。錢問何人，公曰：皆後進子弟也。錢云：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今何從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謫守是邦，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尙風義爲先，遂以成俗，故至今。

純正蒙求 卷上
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爲法

宋滎陽公呂希哲謫居符籬趙演仲長公之長婿楊公瓌寶字器之公之外弟楊事公如親兄趙事公如嚴父公疾仲長執藥床下屏氣問候率至移時公命之去然後去

蘇瓊下淚繆彤自撾

北史蘇瓊爲守乙普明兄弟爭田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假令得田宅失兄弟心如何因而泪下普明兄弟洒泣謝罪

東漢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娶婦遂求分異數有鬪爭之言彤忿嘆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長平詣賊彥霄分家

東漢趙孝字長平時大亂人相食孝有兄名禮爲賊所獲孝聞之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瘠不如已肥飽賊大驚二人皆免害

蕩然者
仁之華也
紙有錢
善者也

宋趙彥霄親沒兄弟同爨二十年兄彥雲惟好聲色
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分家及五年而
兄所存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
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者初無分析意以兄用度不
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
伏臘兄自今復居中堂主家務即取分書焚之管鑰
悉以付焉因言所逋負以儲錢償之

曹植豆萁田真荆花

魏陳思王植魏文帝弟也帝令作詩七步不成應大

法王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帝釋之

田真兄弟三人欲分財各居堂前荆花甚茂忽枯死
真大驚曰樹本同根聞兄弟欲分財所以枯也是人
不如樹可復同財其樹復發

阿豺竹箭玄宗棣華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各奉吾一
箭使弟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箭折之利延不能
折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

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強。况華夏乎。

唐睿宗五子列第。東都號五王子宅。時玄宗爲太子。製長枕大被。與諸王共之。後於宮西置花萼相輝之樓。取棣萼宴兄弟之義。時一登之。必召與同榻。賦詩宴嬉。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天性然也。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

東野審交趙典擇德

朋友之倫

唐孟郊東野有審交詩云。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

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暮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漢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其嚴於所擇也如此。

袁炳青雲孟孫惡石

南史袁炳字叔明。江淹曰。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啣盃酒而已。

魯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哀如之。

審交詩也

閉門却掃
不與之交也

在左傳哀
公三十二年

史記
後世

常志相頌從、身之言

常志相頌從、身之言

石鍾乳林石也、何臨夜石也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孟孫之惡我疾疾也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能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

申侯共服李韓分席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
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聞吾過矣俱貧僅有
一衣每出相更而服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試京師有一氈一席
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登第授許州長社主簿赴

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城三十里相持大哭
而去次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為婚不絕

伯桃并糧范雲給宅

左伯桃與羊角哀為友同入楚道值雨雪糧少計不
俱全伯桃并糧與哀令事楚自餓死哀至楚為上大
夫告楚王備禮葬伯桃

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長軍王峻
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峻亡於官舍無所歸雲以
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含歛招復如禮時人

伯桃并糧范雲給宅

不復言復死受道也、復謂招魂庶幾

以爲難。

巨伯代命延年如名

荀巨伯遠視友人疾。值胡騎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問曰。大軍至。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至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捨之。寧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賢。旋軍而去。

楊維病。其友曾延年請禱。維曰。何辭。曰。願如某名。維領之。延年露香請禱者兼日。維復初。拜謝曰。非卿高誼。薄雲漢。安能如此。

純仁與麥聲于班荆

范文正公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三十斛。純仁時尙少。既還。船到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曰。三喪在淺土未葬。時無郭元振。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文正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郭元振以有

爲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之。首言。五世未葬。元振盡以與之。唐睿宗朝封代國公。

楚伍參與蔡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

年延行
曰捷徑

善。伍舉將奔晉。聲子遇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卒果復之。亦可見其篤故舊之義矣。

范式信士裴延耐朋

漢范式字巨卿。少遊大學。與河南張邵爲友。二人各歸鄉里。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邵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候上待也

唐魏元同與裴延締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管鮑終始。陳雷弟兄。

齊管夷吾少與鮑叔牙遊。曰。吾始困。嘗與叔牙共買。分利則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之不顯於天。

多美之
王厚也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
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美之也多鮑叔之能知人。
漢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二人相友如兄弟。當時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

右一百二十句叙立教明倫之要

